

沧海横流奏鸣曲之四

熊乡面壁

徐斌群 著

北京华源书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沧海横流奏鸣曲之四



八熊乡面麋

徐斌群 著

总 序

《沧海横流奏鸣曲》这一套书，是中国现代近百年变迁中人们坚持信念的真实故事，包括《笑到最后》、《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地覆天翻的见证》、《熊乡面壁》、《见闻集锦》、《一得集》、《出游随笔》、《求索》。

书中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出色的文学语言，仅以父辈叙述的第一手资料和作者亲身经历，画出两代人的悲欢鸿卷，力图描绘沧海一粟般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道路，展现人生各个阶段喜怒哀乐，尤其是生命边缘时刻的人性情感深度与变化。独特之处是真实和朴质，任凭思绪在大的时间跨度里翱翔，渗透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无论革命者 1949 年前身处的战场在何处，从解放后的政治运动到改革开放大浪潮，都跳动着有生之年毫不褪色的丹心。群体的胜利与个体的悲剧这对双胞胎，是难以道明的社会复杂政治现象。

作者的宗旨是：忆父母奋斗坎坷，书自我成长足迹，叹胞弟才华未能尽展，叙世间见闻轶事，写欧美旅游纪实。

可供现代的读者了解以往，引发思考，希望略有裨益。

最后要特别感谢两位侄子。他们聪颖拼搏，事业有成，在我们心力交瘁的年月，给与鼎力支持，使我俩得圆心愿，完成对父辈和后人的交代。

目 录

第一章	奔赴列宁的故乡	1
第二章	一年级新生	15
第三章	有别于“红莓花儿开”的苏联社会生活 ...	29
第四章	感受世界风云	43
第五章	英雄城列宁格勒	61
第六章	日常出行	71
第七章	乐在其中	79
第八章	一度的同等政治待遇	93
第九章	共青团劳动	101
第十章	波罗的海三加盟共和国游	109
第十一章	“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121
第十二章	紧贴祖国的脉搏	129
第十三章	奋发图强	141
第十四章	舰队实习	153
第十五章	更上一层楼	159
第十六章	反修“小陶兵”	171
第十七章	终点冲刺	193
第十八章	两度再到苏联	201
第十九章	俄罗斯人迷惘但不绝望	207

第二十章 北国情未了	231
第二十一章 变革人类社会的伟大试验	243

全书后记 / 255

第一章 奔赴列宁的故乡

1956年是二十世纪一个相当重要的年份。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崛起和掌权是世纪初叶的头等大事，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则开创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走向盛极而衰的进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对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把伟大统帅和英明导师斯大林拉下神台。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统治功过和党的最高领袖向来浑然一体。“神”被还原回人，政权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必然受到震撼。诚然，苏联挟着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余威，凭着庞大国家的惊人惯性，此后仍能攀上若干高峰，与资本主义世界龙头老大美国争一日之短长。然而苏共“二十大”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异化产物，好比替巨型红色战车装上了制动器。这个打击使苏维埃国家受到致命内伤，为35年又10个月之后的墓穴掘下第一锹土。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实为赫鲁晓夫所始料不及。43年后的美国独立纪念日，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偕妻宣誓成为美国公民，可算苏共“二十大”的小小余波。

莫斯科和北京的政治气温驱散年初的惯寒。同在1956年2月，天安门广场举行数十万人集会。“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使北京市市长彭真有资格在城楼上豪迈宣布，北京已经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全国几百万私营工商业者，白天强作欢颜，

敲锣打鼓，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夜里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甚至有的全家抱头痛哭。继前一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等“小脚女人”，从而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后，对私营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大大提前实现。

西郊魏公村的北京俄语学院浸浴在时代迈步轰鸣声中，留苏预备部同学尤愿出国前能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有所效力。寒假中，北京市委紧急通知各高校，迅即组织工作队到京郊农村宣传全国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1956 - 1967）。我是班上唯一党员，又是班长，奉命从家赶回。带一个小队，八男二女，坐骡拉胶皮轱辘大车由丰台区委来到岳格庄，负责以其为中心几个自然村的宣传及整团工作。

4月初，《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第一个正式反应，既保护斯大林，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学院及时组织学习。

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53 - 1957）期间，苏联援助建设141个重大项目，后增为156项。大家自感任重道远。

表面上中苏两党仍然亲如兄弟，中苏两国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实际上“坚如磐石”的团结已生裂痕，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道扬镳的不可逆程序业已启动。政治上尚处“幼儿园大班”的年轻人，自然看不出两大党对斯大林评价基调的微妙差异，更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会成为反修斗争中跟随指挥棒起舞的一枚“小陶兵”。

我赴苏联学习，恰是苏共“二十大”闭幕后半年，学成归国，则在标志社会主义阵营公开分裂的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后4个月。融入苏联社会的五年半留学生活，从独特角度见证了这

几年的苏联社会脉搏。

1956年8月，直达中苏边境的四趟专列相继驶离北京，每趟专列编为一个大队，两千多名学子幸运地圆了“仲夏夜之梦”。

第三大队前往列宁格勒。8月16日晚上，前门火车站灯火辉煌，古城墙旁第一站台人声鼎沸，聚满送行的亲友，喜悦笼罩着在场每个人。7年前，这古城墙迎接我来到北平，如今又看着我告别首都踏上深造之旅。虽然早就过寄宿生活，但远离祖国和亲人还是初次。告别慈母的一刻，觉得真正成人，心头满怀奔赴伟大列宁故乡的豪情。

汽笛高鸣，列车启动，欢乐的激动气氛达到顶点。几百只年轻的手臂伸出车窗，向亲人挥别，无数祝愿话语在夜空中飘荡。崇文门交汇口车水马龙，建国门车站一闪而过，京城万家灯火很快消失在后方。

一觉醒来，窗外已是关外秋色。长春以北的路段修得笔直，列车在松辽平原奔驰，午夜抵达哈尔滨。火车还没停稳，窗外闪过多张熟悉面孔，月台上满是佩戴学员肩章的军人，喜见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中学同窗。由昂昂溪西北行，大兴安岭林木参天，我从没见过这样大片森林。以满语命名的牙克石和海拉尔等重镇，站牌上以汉、蒙双语标出站名，原来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

列车生活第三晚下半夜，车轮压过铁轨接合部的节奏声嘎然中止，边城满洲里到了。天亮下车，有几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这个小镇差不多一眼就能望遍，大街仍是土路，尘土随风飞扬，街旁有些卖日用百货的平房商店。远处山峦起伏，中苏边界在这里并没有天然分界线。

同一股道上有苏联车使用的宽轨和中国使用的标准轨。下

午4时许，接载中国留学生的苏联专列驶入满洲里车站。我学了7年俄语，才第一次接触真正的苏联事物。每节车厢外壁正中镶着苏联合国徽图案，顶部飘扬的旗帜上，是俄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徽两边15面旗帜上，是以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文字书成的同一口号。一排俄文字母 **ВАГОН СПАЛЬНЫЙ**(卧车)或 **ВАГОН РЕСТОРАН**(餐车)，与中国车厢仅在车门旁标明相比，醒目得多。

每个中队一节车厢。明亮整洁的硬卧车厢和中国的不同，只有上下铺两层，宽敞舒服。喧闹过后，填好海关申报表，拿着护照和健康“黄皮书”，静候边防、海关和卫检人员上车查验。验毕，列车徐徐驶向用木头搭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门。国门下，值勤战士持枪肃立，目送同龄人出国深造。经过一段空旷地，应有界标，但没看到。驶过同样用木头搭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门，“奥特堡”站牌映入眼帘。1956年8月19日，我们终于踏足向往已久的苏联。

“奥特堡”**ОТПОР** 意为“反击”。这个边境小站原名后贝加尔斯克(**Забайкальск**)，1939年5月苏蒙联军粉碎日本关东军与伪满军队挑起的诺蒙坎事件后，改为此名。1957年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苏联可能向中国示好，恢复其原名。边城地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两国关系，但也不绝对。与越南谅山相望的广西镇南关，解放后先改为睦南关，后又改为友谊关。1979年2月“教训”越南的部分大军，正是开出友谊关上阵。

列车停靠奥特堡站台。头戴绿色大盖帽佩戴绿底肩章的苏联边防军人，进入车厢逐一收验护照，海关人员发申报表。留学生的自用行李，除部分衣物男女有别外，其它完全雷同，所

有须申报的栏别，一概填“H E T 涅特（无）”。约一小时后，发还盖上入境验讫章的护照，同学们急切下车。

脚踏苏维埃大地，梦想成真。我的目光贪婪地捕捉周围一切。小说上读到的事物，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现实。想起语文课学到的艾青诗句，“列车到了奥特堡，接客的人走进车厢。……面汤里泛着鸡的翅膀。”车站饭厅所见这幅壁画，果然有诗人给与笔墨的两只小熊。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姚文元，现在宣布旅途纪律。”车厢扩音器里传出带几分威严的男中音。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重用的“文痞”姚文元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我以为当年的大队长成了炙手可热的新贵。后来得知此姚文元不同于彼姚文元。调干生姚大队长到莫斯科大学攻读哲学，一年后奉调提前回国，只不过同名巧合而已。

亢奋终日的年轻人，在有节奏的咕隆咕隆声中进入甜蜜梦乡，度过苏维埃国土上第一夜。列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后贝加尔支线运行，柔和晨光洒向一望无际的外兴安岭郁葱松林。景色使我着迷，脑海里出现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的旋律，“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江山如画，无怪词作者写出这样的诗句。

满族发源地竟成了别人祖国的一部分，爱新觉罗不肖子孙难辞其咎。康熙年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确定大清与俄国以外兴安岭为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中俄之间唯一平等条约。沙皇俄国于1858年和1860年，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咸丰皇帝昏聩无能，将祖先留下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宝地拱手让给沙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由中国内河变成中俄界河，我国从此永远失去太平洋出海口和海参崴等良

港。俄国给黑龙江起名“阿穆尔”，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Владивосток），意即统治东方，狂妄野心昭然若揭。

由奥特堡直发列宁格勒的这趟专列，行经亚欧两大洲近万公里。我带着苏联中学地理教科书所附精美地图，对照途经山川和大城市，享受难得的旅程。列车在赤塔东南的卡雷姆斯科耶（Карымское）驶上西伯利亚大铁路，清晨车抵赤塔（Чита）。苏联的火车站，进出均不查票。我独自走出站外，见电车驶过小坡道，瞅一眼内战时期这座名城。

各中队按指定时间依次用餐。餐车洁净舒适，几位大婶和同学们互道“Доброе утро 多伯洛耶乌特罗（早上好）”，忙着端送饮食，照料我们享用第一顿俄罗斯早餐。罐头蟹肉特别鲜美。我小时在港澳居住，对黄油“情有独钟”，同桌3个女同学没有吃过，厚厚黄油多半抹在我的面包上。“臭脚丫子味”的奶酪，她们更不敢沾口，被我一扫而空。午晚两餐有汤和正菜，“魔术师”把泛着鸡翅膀的面汤，从诗句变到我们的汤碟里。猪肉排，煎鸡蛋，有点黄焦的土豆片，意大利式通心粉。那时初见世面，以为这是所有苏联家庭的日常饭菜，日后方知并非如此。

进出餐车，常见一位姑娘在车门旁默默削土豆皮，印象至今清晰如昨。她和我们年纪相若，梳着两根短辫，没穿袜子，凉鞋露出沾满土脚后跟，透过不算干净的白工作服，仍然散发出明显的青春气息。姑娘看我们经过，偶尔抬头一望。那极其忧郁的眼神，与车窗外明媚阳光照耀下美景构成难以协调的巨大反差。我脑中闪过问号，她为什么这样不快乐？想起1934年出品的苏联影片《快乐的人们》，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的人民，不应当是最“快乐的人们”吗？多年后才懂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仅“源于生活”，更重要的是要“高于生活”。“快乐的人们”好景不长。从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开始的肃反持续至1938年底。期间以1937年7月开始的一年最恐怖，除了斯大林本人，从政治局委员到普通老百姓，任何人都不排除会瞬间沦为“人民公敌”。据一位当时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的老伯说，他出家门上班的每个早晨，都可能是与亲人的诀别。用“朝不保夕”来形容其时苏联人普遍的心理状态，极为贴切，何来“快乐”之有？《祖国进行曲》（Песня о Родине）有句歌词，“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好像自己祖国的主人。”（Человек проходит как хозяин не обьятной Родины своей）我觉得人民理所当然是国家主人，为什么“好像”？俄语原词 как 在此处应译为“就是”，意思走了样，译成英语的“好像”。如此浅显，竟会译错，我长期不解。经过中国文革、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恍然大悟。三次大审讯带动肃反清洗的红色恐怖，词译者或亲临其境。故此才在“误译”的掩护下，传达当年苏联社会的真实信息。可惜绝大多数人对这位有心人的隐喻，受时空条件所限，不可能及时认识。

深夜，车过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贝加尔湖秀丽风光迎着晨曦展现眼前。铁路依山傍水而建，电力机车牵引，穿过接二连三的隧道。传说中苏武牧羊的“北海”，岸边清澈见底的湖水似在脚下。沿湖200多公里，行车3个多小时。1959年我回国省亲，途径莫斯科，参观规模宏大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问世不久的全景电影，介绍苏联壮丽山川和城乡风貌，宽银幕上贝尔加湖再现，觉得身临其境时远没有观赏够。

苏联沿用沙俄时期的货币名称。卢布（рубль）与戈比（копейка）也是1比100。出国前，一位同窗送给我若干硬辅币戈比。此行所过首座人口30万以上的城市伊尔库斯克（Иркутск），上班时分，天桥上人来人往。我找到车站外墙上带苏联国徽的蓝色邮箱，投入在奥特堡车站买的明信片，向妈妈和初恋恋人报道初入苏联见闻。

当日下午停靠济马（Зима）车站。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笔下的《远方》，故事就发生在西伯利亚济马。我很爱读盖达尔的短篇小说。初中二年级暑假，到马列学院图书馆借阅了馆藏全部盖达尔作品。来到早已神往之处，摸摸月台上木篱笆，满足了对这小城镇的好奇心。俄语“济马”是冬天的意思，与大地、母亲、祖国等名词，词法上同属阴性。人们提到她们，往往语带亲切。严寒确是俄罗斯人的天然盟友。1812年拿破仑，1941年希特勒，都在风雪弥漫的俄罗斯大地上为其数十万大军觅得毁灭性归宿。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Красноярск）的成片简陋木房子一直盖到叶尼塞河边。新西伯利亚在鄂毕河畔，是西伯利亚的最大城市。所经临河要地均建于大河左岸，莫非与征服西伯利亚的历史有关？细想一层不无可能。对来自顿河的哥萨克征服者而言，西伯利亚无边无际，大河彼岸实在充满未知数，须在左岸安营扎寨，消化猎物后再东进。

由新西伯利亚往西（Новосибирск），进入延展至乌拉尔山脉的西西伯利亚低地。专列相继经停鄂木斯克（Омск）和秋明（Тюмень）。当年的秋明，只是俄罗斯联邦一个州首府，人口约20万，油田尚未大规模开发。

乌拉尔山脉和乌拉尔河分隔欧亚。车到地处两大洲交界的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Свердловск）。我想起影片《斯维尔德洛夫》中攀上竿头摘取靴子的小伙子。这位年轻人日后成为苏联第一任政府首脑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主要助手之一。若非于1919年因肺炎英年早逝，苏联历史或需部分改写。苏共丧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恢复十月革命前旧名叶卡切琳堡（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这座城市还出了另一个扭转俄罗斯乾坤的人物。1931年出生的好斗小男孩鲍里斯·叶利钦，后来成了苏共州委书记，家乡和发迹地就在此城。我们途经时，25岁的叶利钦自高校毕业不久，是极为普通的一个工程师。包括其本人在内，世上无人能料到，35年后莫斯科发生“八一九”事件，历史会选择他这个具有典型俄国农夫性格的乌拉尔人，敲响苏共和苏联的丧钟。

进入欧洲，景色明显不同。铁路时而在仿佛没有尽头的白桦林中穿行，时而经过长满牧草的绿色原野，陆续出现密集居民点。高尔基三部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业已搬上银幕，同学们唱起电影的插曲。

卡玛河一座城，
 在哪也说不清。
 卡玛河一座城，
 紧靠河边。
 脚也走不到，
 用手也摸不着，
 卡玛河一座城，
 紧靠河边。

大小河流一条接一条，确实搞不清哪条是卡玛河。

苏联多座城市以已故或健在领导人名字命名。车过莫洛托夫城。最高党政领导人才有资格乘坐的“吉斯”（ЗИС）轿车，以及供高级干部使用的“吉姆”（ЗИМ）轿车，还有解放牌载重汽车的原型车，都在这个城市生产。下一年夏天，苏共元老莫洛托夫推翻赫鲁晓夫未遂，自己反倒成了“反党集团首领”。莫洛托夫城改回旧名帕尔米（Пермь）。

专列经过最后一个大站基洛夫（Киров）。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在兼列宁格勒市委书记任上被暗杀，揭开三十年代大清洗的序幕。电影《伟大的公民》上下集再现了基洛夫一生。

行程中，在餐车举行过3次联欢会，留声机放唱片，跳舞唱歌。服务人员邀请男同学共舞，大多数同学怯场。苏联人一般不跳快三步，俄式二步舞法简单，没有先慢后快之分，踏着节拍挪脚，和走路差不多，我几乎不错过每支舞曲。苏联名作家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我将归来》，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激励军人上前线奋勇杀敌。我凭记忆用俄语朗诵这首诗篇，得到鼓励掌声。

同学们曾希望能经过莫斯科，那怕停几个小时也好。列车离布依站（Буй）后，没有朝向西南方雅罗斯罗夫尔（Ярославль），而转向西北方沃洛格达（Вологда）。带来几丝遗憾，但第二天就要抵达列宁格勒的兴奋，使大家在告别联欢会当夜久久不能入睡。

8月27日中午，11个日夜旅程终结，令人向往的十月革命摇篮就在眼前。彼得格勒维堡区鹅卵石砌成的大街，普梯洛夫工厂（Путиловский завод）工人赤卫队，斯莫尔尼宫起义总指挥部，看电影时早已熟悉，如今可以在这座英雄城市

追忆历史足迹，置身于经过1905年12月和1917年11月两次革命的冬宫广场，就近感受血火洗礼的回响，这该多么幸福！

与为我们辛勤服务8个昼夜的专列工作人员告别，“达斯基维达尼雅（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声处处可闻。有关院校的中国学生会按我国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简称“留管处”）通知，派人在“莫斯科”火车站月台接新同学。

学生会已与宿舍管理员联系落实房间。安顿好行李，先被带往公共澡堂，一洗夏日旅途积下的污垢，见识日后生活中一个重要环节。

苏联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相当差，洗澡绝对是件大事。1956年的列宁格勒，多数人仍然住在沙俄时代的房屋，一般两个家庭挤住一套。即使苏联时期兴建的公寓式住宅，包括战后重建的在内，也只有无窗厕所，没有浴室。1958年以后才开始建设像样的住房。社会主义国家一切讲究计划，当局按各区人口设置澡堂，但洗澡日子间隔定得太长，数量只能满足居民起码要求。距我们宿舍最近的澡堂在工艺学院附近，要坐4站地铁。就在人民日常生活上节省财力这方面而言，苏中两国思路颇为一致。

澡堂门厅中央是售票处，体魄健壮的男女运动员塑像分立两旁。过衣帽间到更衣室，凭澡票换领对号小柜的钥匙，用橡皮筋套在手腕上，内外衣连同书包均可存放。没有中国北方澡堂子的大池，连淋浴的莲蓬头都没有，只有一些洋铁盆盛热水浇身，泛着肥皂泡沫的脏水满地流。墙边有几个瓷盥洗盆，人多时，洗头要排队。公用肥皂是按苏联国家标准“戈斯特”（ГОСТ）生产的洗衣皂，黑不溜秋，而且供不应求，常见用到只剩薄薄一片。从列宁格勒到阿拉木图（Алма - Ата），

公共澡堂和机关澡堂都如此。男人们穿同样款式裤衩，盖过膝，纬面缎纹的。最多只有4种颜色，黑色、褐色、蓝色和深绿色。苏联同学说，穿任何其他颜色，尤其是如果多色，或者条纹印花布，别人就会认为你发神经，像游泳裤的也不行。那时风气就是这样。

俄罗斯澡堂必备的蒸汽浴室使我大开眼界。面积十几平方米，内有5级木板，浴者可依自己耐热程度，由低至高逐级而上。俗话说“神龙见首不见尾”，坐在最高层的人，却是见脚不见头。我湿身后进去焐，感觉不错。后来听苏联同学指点，试着干焐，效果更佳，可让热汗带走毛孔里污垢，据说还有助于逼出体内多余脂肪。木板上有几束白桦树叶，初时不知何用，见人用它拍打身子，有样学样，待汗流浹背时敲打一番，清洁身体，放松心灵，自有乐趣。焐过几次，尝到甜头，很快适应。“级别”升上顶阶，享受蒸汽的时间也由最初的5分钟延长到约20分钟。每次走出澡堂，一身轻松，倦意全消。有次进蒸汽室，里面只有一个人，坐在最上层，蒸汽中的圆脸，和赫鲁晓夫尊容简直一模一样。吓了我一大跳，下意识赶紧退出。赫鲁晓夫的安全观与萨达姆不同，否则此人真可以充当替身。

蒸汽浴室源自芬兰，香港音译为桑拿。俄罗斯和芬兰同处地球北陆，气候寒冷，蒸汽浴可收舒经活络强身之效。至于港产桑拿，适应社会市场，立即使人联想起声色犬马，则是另一回事。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1946年生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往往语出惊人。我译了他的自传体政论性著作《南进最后一击》（Проследний бросок на юг），约75000字。该书形象地描绘了其童年生活。住房拥挤，